

从香江到湘江：一对驻港仪仗女兵的“第二次入伍”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江昌法 视频剪辑：赵启祺

9月伊始，国防科技大学新训场上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数千名2026级新学员中，有两张面孔格外引人注目——高亦菲和陈雪碧，她们是曾一同驻守香江的驻香港部队仪仗女兵，如今又一同站进了国防科大的队列里。



扫码转发

“考军校”的种子从未熄灭

高亦菲来自河北，入伍前曾在地方大学读了一年。高考时她就向往军校，却阴差阳错未能如愿。大学期间，“考军校”的念头从未放下。后来她选择参军，成为驻香港部队的一员。

陈雪碧来自云南，自幼便有军校情结，“小时候看阅兵大典，特别受感染”。这份对军营的向往，没有停留在儿时憧憬里，而是化作日复一日的坚持。

两人在新兵连相识。陈雪碧记得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时，国歌响起那一刻“心潮澎湃，对祖国的热爱让人热泪盈眶”。高亦菲在驻港部队度过了入伍后的第

一个生日。那天她以为出了什么急事，大家紧急集合，“结果所有人突然给我过生日，那一刻特别感动”。这个温暖的瞬间，让她记忆犹新。

军旅生活锻造了她们，却没有磨灭求学的梦想。驻港期间白天训练任务重，她们就利用晚上加班复习，口袋里总是揣着“口袋书”，随时掏出来看两眼。

“有压力就互相倾诉，讲一下自己的烦恼。”国防科大是两人共同的目标。从香江到湘江，从并肩守卫的战友到携手深造的同学，她们一路相伴。

战友情是军营里最温暖的注脚

今年入学第一天，两人都由父母送到长沙。高亦菲在校园里转转，去剪了短发，还和父母去了五一广场，尝了湘菜。“长沙的湘菜风味独特，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品尝。”高亦菲笑着说。

在国防科大的新训场上，高亦菲和陈雪碧与其他17名从部队考来的女战士学员同时“入列”，她们面临的挑战更加具体——队列训练穿制式皮鞋，不少女生的脚后跟被新鞋磨出了水泡，却没有一个人喊停。女班长们逐个帮她们贴上创可贴，训练结束后又细心处理伤口。一天训练下来，大家回到宿舍围坐在一起，用药泡脚、互相按摩消肿，水汽氤氲中，陌生感在笑声里消散。

与高亦菲、陈雪碧一样，今年国防科大女学员群体中涌现出许多动人故事。

8月28日报到日，来自广西桂林的新学员赖湘媛在24



位亲友的护送下走进校门，年龄最长的爷爷73岁，最小的妹妹仅3岁半。妈妈的一句话打动无数网友：“远是远了点，但我们都想来！”

同一天，另一位湘籍新生刘芷涵更是出动了47口人的“超级亲友团”从湖南各地奔赴长沙。82岁的爷爷把抗美援朝时的旧军用水壶塞进孙女行李，在国防科大三号门前挺直腰板敬了一个军礼：“报告！老炮兵刘老根，送孙女报到！”

从“20多人的送学团”到“二

等功姐妹花”再到三代从军的传承”……这个开学季，国防科大女学员的故事频频登上热搜。

对于未来，高亦菲和陈雪碧充满期待：要把仪仗训练中养成的过硬本领保持好，更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，毕业后回到部队，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巾帼力量。她们的故事，也是无数从部队考入军校的战士学员的缩影——脱下戎装再穿戎装，变的是战位，不变的是初心。

画布上的重逢：医学新生与长征女兵“隔空对话”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江昌法

9月5日，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迎新现场，15幅画作组成的展板前人头攒动。画面中，有雪山脚下俯身包扎伤口的年轻女护士，有山路间蹲身熬药的卫生员，有简易战地救护所里争分夺秒的军医。9名2026级女生找到自己的画作，签下名字，与作品合影。

这些画作出自2026级中西医临床医学新生之手，全班15人，其中9名女生。画中那些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长征女兵，是她们在暑假期间从史料与影像中“寻”来的。



扫码转发

画布上的“七仙女”



这场画展的筹划人是2025级中西医临床医学学生万为。8月15日，她在火车上路过甘肃会宁县—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地，车窗外闪过一座纪念碑，她心里一动：“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能不能把迎新活动和长征精神结合起来？”

而此时，学院辅导员郑瑞也在琢磨迎新之事。两人一商量，决定以“长征路上的医者”为切口，让新生用手绘配文字的方式完成一份特殊的暑假作业。

作业通知下发后，9名大一新生开始创作。长沙姑娘罗依晨从小就爱画画。接到作业后，她去图书馆翻阅长征史料，又上网搜索相关资料，最后被红二十五军

“七仙女”的故事吸引了。

罗依晨告诉记者，1934年11月，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何家冲出发长征，队伍里有7名女护士，被称作“七仙女”。长征路上，她们用绑腿系成长绳连在一起，咬着牙不掉队。班长曾纪兰1935年

牺牲在陕西宁陕，曹宗楷过渭河后倒在担架上。7个人走到陕北时只剩5个。她们救人的时候是护士，扛枪的时候是战士。

罗依晨被这些细节打动。为了离故事更近一些，她阅读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也观看了长征纪录片。

“画里既有中医元素又有西医元素，这和我即将就读的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刚好契合。”罗依晨还画了日照金山，又加了一道长长的红色飘带从远方蜿蜒而来，“那是生生不息的革命精神，也是红军永不退缩的姿态”。

另一名新生康李欣也花了整整一天完成画作。今年暑假，她去了新疆独库公路博物馆，馆里关于医疗的展陈让她印象深刻。

康李欣专门找了红军过草地的影视资料来看，最后画出红军战士过草地积水的场景。

在红二十五军之外，长征路上还有更多女军医的身影。这些被历史模糊了面孔的名字，通过新生的画笔重新清晰起来。

画布之外的回响

8月初作业发布、9月初收齐，半个月里，15名新生各自在史料和影像中寻找长征路上医者的故事。

在万为看来，这场画展最珍贵的是让新生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换：从旁观者到参与者。她们不再是被动地听故事，而是主动去寻找、去理解、去表达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一些新生在画作中融入了现代医学元素——听诊器、手术刀、红十字等，这些与长征的历史场景交织在一起，“大家不是单纯地复刻历史，而是在思考90年前的医者和今天的医学生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精神联结。”

罗依晨告诉记者，这次创作让她认识了更多的无名英雄。画完那幅画后，她对“医者”两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“当年她们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救人，现在我们

有这么好的条件，更应该刻苦学习。传承医者仁心不能只是一句话。”罗依晨的这番话，正如《开学第一课》所倡导的：“一代代中国人正在跨越新的‘娄山关’和‘腊子口’。请接过传递而来的接力棒，把个人志向融入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，走出属于这一代人的长征路！”

9月5日，15名新生找到自己的画作签名，与作品合影。在郑瑞看来，那不是一次简单的创作，而是一份写给医学事业的承诺。

从长征路上的女卫生员到2026年的医学生，这群年轻人用画笔完成了这场对话。那些曾在雪山草地间背着药箱前行的身影，如今化作校园展板上的一幅幅画作，又将在未来的诊室里，以另一种方式重生。长征路上的医者仁心，正在新一代医学生手中接续。